

“一旦在黄河溺水，基本无生还可能”

黄河“阻泳人”：堵住鬼门关

□记者 刘一梦
见习记者 孙明晓

每年夏天，都是黄河溺水事件的高发期，据不完全统计，自2010年以来，黄河济南段共发生50多起溺水事件，约60人先后命丧河中。截止到7月25日，今年济南蓝天救援队共实施了17起溺水救援，发生在黄河岸边的有9起，无一人生还。

“一旦在黄河溺水，就几乎失去了生还的可能，指望着救援基本白搭，必须在水下前就进行阻止。”济南章丘黄河阻泳志愿队队长王和新说。从一个人到300多人，章丘黄河阻泳志愿者的队伍不断壮大，他们自发组织在黄河岸边巡河阻泳，有以身试险的义无反顾，有心甘情愿的自掏腰包，也有对阻泳未来的担忧和无奈……



“阻泳”6年来，王和新无数次下水演示黄河岸边的危险。记者 刘一梦 摄

黄河最凶险的其实是岸边

说起黄河阻泳，大多数人认为是对于河中的游泳者进行阻止和劝告。但其实，王和新的“阻泳”更多的是防患于未然的“阻”。把孩子进入危险水域游泳的想法扼杀在摇篮里，在靠近危险水域的时候就对其进行劝阻，把“阻”提前到未发生的阶段。

“指着救白搭，我们做的是阻止。”田进说，虽然救援队有一艘橡皮艇，但橡皮艇使用难度很大，每次安装就得花费两、三个小时，“我们救援队也参加了5月2号的东郊浮桥救援事件，但我们没有专业设备，只有一艘橡皮艇，很难实施救援。”关于救援，王和新更是有心无力：“我们确实有一艘救援橡皮艇是章丘红十字会捐赠的，说实在的根本没打算用，因为如果真到了那个时候，能救成功的几率也是微乎其微的。”对于“阻”来说，除了要阻止下水的欲望之外，更要阻的是侥幸心理。而抱有侥幸心理的大人不比小孩子少，正所谓“无知者无畏”，大多数不知道也不相信的是“黄河最凶险的地方恰恰是在岸边”。

根据生活在黄河岸边的老人介绍，黄河滩岸附近一些浅水区，看似坡度平缓，但沙质河底受水流影响，往往陡坑散布，有很多深水漩涡，这些漩涡威力很大，不管黄河水大水小，黄河暗流和漩涡都能把人吞没。而在贴水的岸边，松散的沙质岸随时可能坍塌，塌方引起水下漩涡。在岸边落水后，只有极少数人有幸被水冲出岸边深漩涡，大多数呛水后随即沉入河底，可能直接被泥沙掩埋。除此之外，由于黄河水倒流的冲刷作用，所以会有“越往岸边靠近水越深”的现象。所以，面对黄河时，不能抱有侥幸心理也不能指望陷入危险后的自救或者他救。

记者 刘一梦

案例链接

2017年5月1日，济南东郊黄河浮桥溺水的14岁男孩小魏被打捞上岸，不幸身亡。5月1日，小魏和其他四名同学来黄河滩边烧烤，其下水游泳时被卷入水中。男孩被发现在水底一个两三米深的深坑中，距离事发的烧烤营地不过几米。

2017年6月4日，12岁男孩随父母的朋友在济南黄河三桥下黄河南大坝玩耍，不慎掉入黄河中溺亡。

2017年7月11日，菏泽市东明县黄河浮桥200米处，一名13岁的少年在黄河中溺亡。

2017年7月12日，菏泽郓城一家人到牡丹区刘口浮桥处游玩，其中一名少年到黄河中游泳溺水，其姨夫跳下黄河施救，结果双双不幸溺亡。

1

“不听劝 我就下河试给他看”

7月16日下午，济南市章丘区黄河镇的黄河岸边乌云密布，虽然刚下过雨，但依然闷热，看似平静的黄河正暗流涌动，时隐时现的漩涡潜藏着危险。章丘区黄河镇紧邻黄河，30公里的河流沿线有390多个塘湾，沿河村庄有20多个，每年都有儿童溺水事故发生。

“别看现在是在岸边，水才刚到脚踝，我只要再往前走两步，深度足以没过我的肩膀。”王和新向前迈了两步便落入突然变深的黄河水中，此时手中的标尺显示水深已达1.5米，又往前移了两步，整个人就被河水没过，只有高举的手和标着2米的标尺露出在河面上。6年了，这样的“现身说法”王和新做过太多次。

2011年1月23日，5名小女孩去黄河边玩耍不慎落水，两个女孩永远地失去了生命，王和新目睹了邻村孩子溺亡后家长的悲痛欲绝。“这完全可以避免的。”24年前王和新的侄子也是这么走的。从那时起，王和新有空就会去黄河边走走，看见有孩子戏水，就一定会上前劝阻。后来，王和新在村里办起了托管班，怕自己班里的孩子趁午休跑出去下河，每个午后王和新都骑车子在黄河边巡上个十几公里，个把小时。

曾经有个小伙子非在岸边踩泥抓螃蟹，王和新怎么劝，小伙子都不听。和小伙子较上劲的王和新，从河岸边拽了棵枯死的小白杨，从岸边走进黄河，从小腿肚深的水，到膝盖，再走一步，直接见不到人，只剩下杨树树枝子还有一点露出水面……此时王和新距离岸边只有不到3米，等他带着一身泥水再出来的时候，小伙子心服口服。“碰上不听劝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我去演示给他看。”此后，王和新在单纯说教之余，多了一个“动作”：只要劝不走的，他就下水“以身试险”。

2

自费送“安全课”上门，有的地方不买账

做了阻泳人之后，王和新就再没停下来，除了在自己村子的河岸边巡逻和劝阻，他还尝试把阻泳这个事儿宣传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光靠我自己沿着河岸巡逻才能发现多少，得想办法让黄河沿岸的孩子都知道才行，既然我开了头，难也得干下去。”

2011年，电视台找王和新做了宣讲节目之后，他更坚定了阻泳这件事的意义，开始了义务宣讲之路。2012年暑假前，黄河镇的教育部门找到他，他给镇上5所小学1所中学挨个上了一遍课，那年黄河镇没出过一起溺水事故。“济阳县是我自己打114联

系的团委。”王和新发现自己上的课有效果，就开始主动联系周围沿河的地方给他们免费上课。王和新说，到目前为止，他上过课的地方都是零溺水。

“早起坐公交车到市里，当天讲完课当天就回来。”王和新是自费去“送课”，所以也舍不得在外面住。王和新自己也是个农民，为了阻泳，家里的7亩地都成了妻子打理，在妻子眼里他是个“不仅不给家里挣钱，还给家里添乱”的主儿。“讲课的路费每年至少花个三千吧，我是主要负责人，当然我掏腰包。”王和新说，让他感到寒心的是，面对自己不求回报的一片

赤诚之心，许多教育部门并不买账。“我虽然讲不出什么大道理，但作为在黄河岸边长大的人，我有最切身的体会和最简单实用的阻泳招数。我不要一分钱，就是不想再让悲剧发生。但即便如此，很多人借口安排不开、不好操作把我拒之门外。”王和新认为，安全教育课应该摆到比文化课都重要的位置，不能只是形式主义的泛泛而谈，给孩子讲复杂的自救办法不如直接就给他看看走入黄河几步人就会被淹没。“课讲的不生动，小孩子根本就听不到心里去，听不到心里去的安全课又有啥意义呢？”

3

300人志愿队，全职的只有一人

2014年8月，王和新组织成立了一个阻泳志愿服务队，2016年，在当地民政局正式注册成为章丘黄河阻泳志愿服务队。这支志愿服务队有300多人，其中50多人是附近村民，40多人是机关干部，还有200多人的教师志愿者。

“从这300多人里，我们成立了一个30人的救援队。”王和新说，这30多名村民相对固定，年龄在40-70岁之间。68岁的王广新是队里水性较好的一位，每天都在河岸边呆上五六个小时，“我家里没什么事儿，每天就在岸边树荫底下乘凉，看见有小孩子靠近

岸边我就会去制止。”长得比较魁梧的王广新“吓”走过不少在黄河边上玩耍的孩子。40多岁的田进是队里比较年轻的主力队员。“我家开着一个饭店，平常中午11点左右就会去河滩的农户家送菜，正好开着车沿河4公里巡逻，看看有没有游泳的。”田进说。

除了像田进这样每天路过河边的志愿者，其他人大多没有固定时间去河边巡逻。因为是自发的公益组织，志愿者们都有本职工作，所以王和新没办法定下制度规定让大家去执行，300人的志愿者队伍中，全职的只有他一人。

4

盼着能有资金保障，建一支阻泳“正规军”

为了解决黄河阻泳人员不固定的问题，今年章丘区黄河镇扶贫办联合企业组建了一支由困难户组成的志愿者队伍。这支志愿者队伍是由沿黄河镇紧靠黄河的12个村中选出来的，每个村选2个困难户，每户1人，一共24人。这24人由企业出资补助，每人每月300元，分段划片、定岗定人对黄河进行巡防。“这样总算能有一支真正相对固定的阻泳队伍了。”王和新说。

阻泳志愿者队伍门槛低，只要有这份心就能进队，可阻泳是个持续性、系统性的长期工作，没有资金保障也就难有全职“阻泳人”，这

是阻泳志愿队面对的现实问题。虽然从2011年开始，王和新和他的一些兄弟们自掏腰包进行“阻泳”活动已经6年了，他们的做法在许多眼里仍然是“多管闲事儿”或“不务正业”。但这群热心人仍然在坚持着也在期待着。

7月19日，王和新接到了章丘民政局的电话通知，他花了两个月申请的将黄河阻泳纳入章丘“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事儿，并没有通过审批。“接下来还得想办法，得让阻泳这个事儿有个保障，不然光靠爱心和奉献，真不知道我和兄弟们还能撑多久。”王和新挠了挠头说。

黄河溺水警示录

今年黄河溺水事件：

- 济南9起
- 菏泽7起
- 滨州4起
- 淄博1起

性别：

- 4%女性
- 96%男性

年龄段：集中在10—17岁之间，年龄最小的仅2岁

家庭背景：不少是留守儿童与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危险河段：

淤口浮桥附近水域最危险，2010年以来至少发生6起溺水事故。此外，济南黄河大桥、遥墙镇刘家村段，济阳的东郊浮桥、葛店村段，槐荫区吴家堡，天桥区的小鲁庄，长清的归德、孝里、平安等地，也都是溺水事故高发地。

制图/王宁